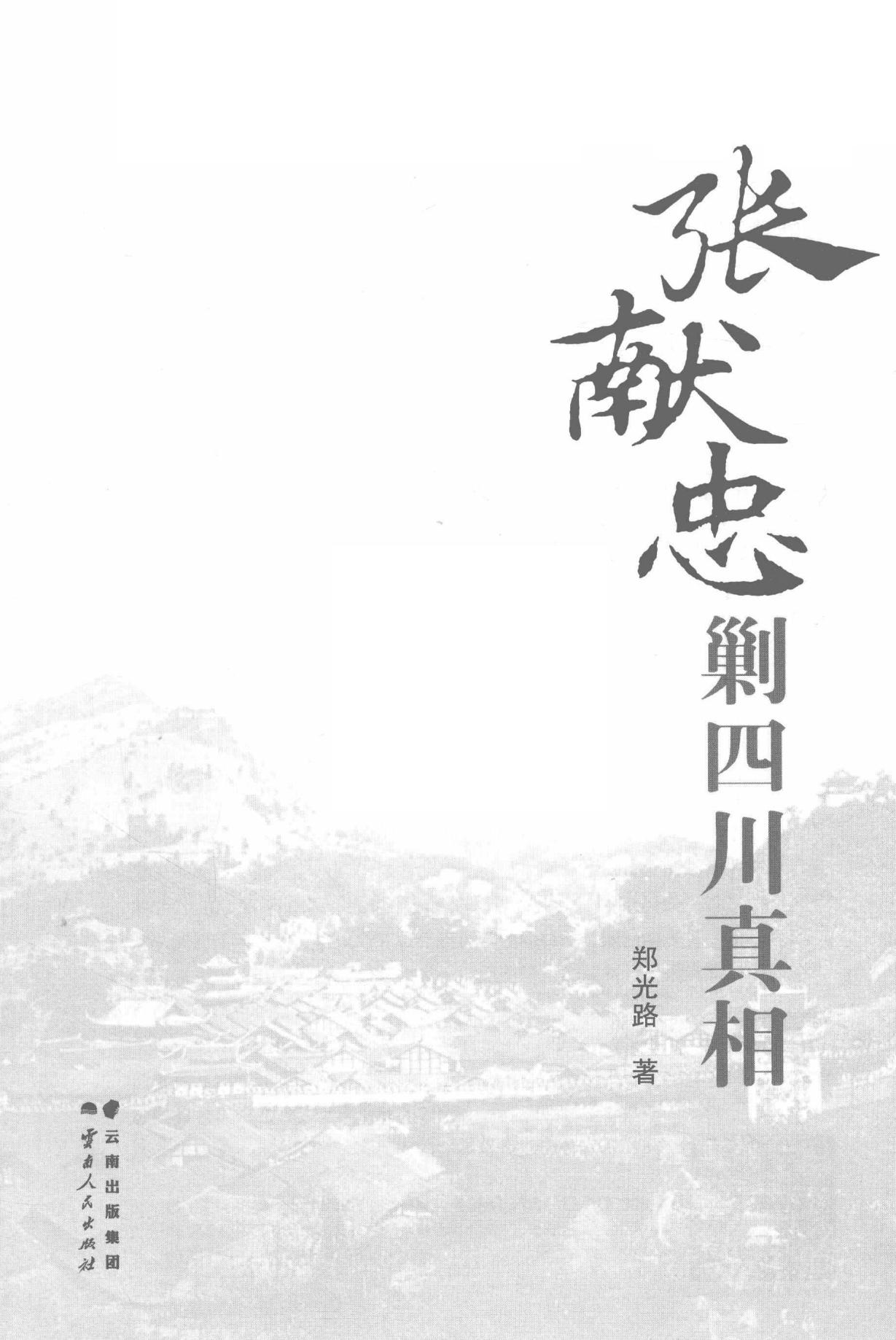




张献忠 剿四川真相

郑光路 著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郑光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 郑光路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2-14145-2

I. ①张…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0813号

出品人：胡平

项目策划：项万和

责任编辑：白帅 王婧

责任校对：肖薇 王逍

责任印制：马文杰

装帧设计：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ZHANGXIANZHONG JIAO SICHUAN ZHENXIANG

郑光路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524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978-7-222-14145-2

定价 4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前　　言

70年多来为什么会颂扬李自成、张献忠

以前几十年中，竭力肯定颂扬张献忠、李自成，成为主流权威定论，也是从小学到大学历史教科书及各种著述、影视剧、展览馆的歌颂内容。这些，有它的历史因素。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高度评价李自成、张献忠，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①

程世刚在《毛泽东与两部关于李自成的小说》中说，陕西米脂有个李健侯，1930年写成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定稿后一直未能出版。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让秘书手抄一本阅读。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但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②

1957年，作家姚雪垠开始写《李自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受到严重迫害。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这表明毛泽东非常赞赏姚雪垠的创作思路和《李自成》的主要内容”^③。

① 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 卷5 生活编·师友编》，长春出版社，1997，第4518页。

② 程世刚：《毛泽东与两部关于李自成的小说》，《湘潮》2007年第10期。

③ 同上。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1982年获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长期被评价为“史诗性”作品（到1999年《李自成》四、五卷全部出版，五百万字的皇皇巨作）据姚雪垠自述：《李自成》仅一、二卷的汉文版就销售了一百多万部，合五百多万册，另外还印有三种少数民族文版、日译本，改编成了电影、电视、京剧、汉剧、越剧、秦腔、说唱、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①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自成、张献忠可以说成了“钦定”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人物。四川史学界不甘落后，1980年3月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全国有关的史学家、专家，举行“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丛刊，收入各种文章13篇，几乎一边倒地讴歌颂扬张献忠“英雄事迹”，并宣称一定要“澄清在张献忠问题上的种种诬蔑和歪曲”。

1987年9月，《社会科学院》编辑部又在绵阳、梓潼召开全国第二次“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史学者及有关部门共同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梓潼大庙内，塑了张献忠神像；庙内大立对张献忠歌功颂德的诗亭、碑记，刻有学者、文人、官员们热情颂扬张献忠的诗词歌赋。

1989年，以颂扬张献忠为基调的《张献忠与李自成——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出版。此间，各地还出版了不少歌颂张献忠的著作、戏剧、电影，甚至连环画。至此，张献忠与李自成几乎成了不容许人们置疑的“农民起义英雄”正面形象。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许多人对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提出不同意见。有代表性的是学者刘再复，在1988年《文汇月刊》第2期上直言：姚写的李自成有“文革”中“高大全”之弊，“李自成所率‘老八队’，越看越像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八路军……”

学者邓经武更是严肃批评《李自成》一书：“弥漫全书的只有虚假……姚雪垠在其创作历程中，更具有‘为农民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乃至为阴谋政治服务等‘追风’的特点而已……将历史当作任人随意打扮的婢女来‘古为今用’，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创作模式，应该得到彻底地清算。”^②

但这种批评主要从文艺创作方法角度立论，并未动摇丝毫史学界对张献忠、李自成肯定颂扬的主流权威定论。直到2000年后，本书作者常在报纸、刊

^① 姚雪垠：《姚雪垠文集 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485页。

^② 邓经武：《“自恋”与“自贱”的悲剧——论姚雪垠及其〈李自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

物发表批评张献忠恶行的文字，编辑们大都小心谨慎删改，以免犯忌。由此可见张献忠“农民起义英雄”地位不容否定的影响。

不少人仍在毫无道理地为大屠夫张献忠唱赞歌，这里仅举两例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

2007年3月25日，《重庆晚报》发表重庆师范大学某教授的《张献忠仁义待百姓》，根据是：有酒鬼半夜醉话，老婆骂他“半夜三更还张家长李家短。”邻居去告密，张献忠得知后却大笑：“这明显是说我必胜，李自成必败吗？”给以重赏。某教授认为这是张献忠“赏罚分明”，体现了张献忠“仁义待百姓”。该教授接着又列出了重庆有条杨柳街，用张献忠“不杀杨柳挂门者”的“传说”，来说明张献忠对百姓“是很仁义的”^①。

无独有偶，2008年2月3日，《天府早报》刊载一篇《四川师范大学的国学顾问×××为张献忠“正名”》，说“张献忠的厚道是有佐证的！”其依据和某教授“不杀杨柳挂门者”类似，是成都也有条柳荫街……在堂堂“史话成都”的学术讲坛上，这位顾问接着发表了足以把人吓一大跳的“奇论”：“此外，张献忠还在成都开科选举……事实上他对成都的贡献是很大的，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实惠……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事后很多人都议论是“信口开河、打胡乱说！”

许多歌颂张献忠暴虐行为的人，还有一条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清朝军队也杀过四川人，所以凡说张献忠乱杀四川人就是污蔑。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简单道理：清朝军队和张献忠各有各的一本账，哪能胡搅蛮缠在一起？

正如学者南炳文教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中所言：“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等‘左倾’现象……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②

悬赏十万元征求史料引起的反应

如果说几十年前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一些人为张献忠歌功颂德尚

^① 重庆、成都杨柳街得名张献忠的传说，完全是“忽悠”民众的谎言，都是抄袭宋代的《太平御览·说苑》：“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两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见大军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义也，妾之子者私义也，宁济公而废私耶！’使者怅然，贤其辞，即罢军……”

^② 南炳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可理解。但直至近年，一些人仍以各种“专家”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吹捧张献忠的言论，在网络、报刊、书籍出版等各种渠道广泛流传；歌颂张献忠，仍然成为权威语言和主流意识。

2010年4月4日，本书作者在中国很著名的“天涯论坛”上发文：“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应当辨明。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大肆屠杀四川人的基本史实，至今仍被人任意遮掩、扭曲、阉割，这种现象实在不能再容忍了。这是有关中国历史大的原则问题。应该把张献忠从神坛上拖下来。谁能拿得出‘张献忠从没有乱杀过四川人’的可信史料来让世人评定，就请到我这里来拿走这十万元吧。”

此文迅速引发各界强烈关注。2010年4月7日，《天府早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记者专访：《张献忠滥杀无辜？还是罪有可恕？作家郑光路悬赏十万元》，立即引发许多人评论，如《华西都市报》《重庆商报》和上海《新民晚报》，及中国各大网站、论坛等，第二天（4月8日）就发表了《张献忠是“英雄”还是“屠夫”？》等文章。

4月8日的《重庆商报》上，苑广阔先生发表《史学界应该还原张献忠》说：“我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可是当我们面对的历史都是失真的、虚假的、片面的，面对的历史人物都是经过人为‘阉割’过的，我们还怎么‘鉴’，‘鉴’什么？如果说当初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故意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粉饰，那么在阶级斗争已经大大弱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正视历史事实，还历史人物以客观和真实呢？这不但是历史学家的问题，更是教育学家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应该勇于面对的问题。”^①

2010年4月8日，《天府早报》再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民间学者郑光路再抛“张献忠屠川”论据——“张献忠把成都杀成了野生动物园”》，“郑光路说，那么多四川人曾经被杀死，而时到今日，居然还有很多专业学者为张献忠‘辩诬’……他还表示希望‘张献忠未屠四川’说法的学者们，能拿出‘可信史料来证明’，并且十万元悬赏继续有效。”

2010年4月9日，《天府早报》继续在第三天又深度报道：《四川多位学者，支持“张献忠屠川论”》。^②

《天府早报》连续3天的报道，引起各界强烈关注。新浪、网易、人民

^①苑广阔：《史学界应该还原张献忠》，《重庆商报》2010年4月8日。

^②《天府早报》连续3天的报道，见《天府早报》2010年4月7日至9日，由记者杨传礼、李娜等报道。

网、新华网等各门户网站，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华文网站，及不少报刊媒体，都迅速转载。可见对历史人物张献忠的评价，确实是中国的“热点话题”。

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论调。有人斥责“张献忠是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有人则根据一些权威史学者歌颂张献忠的书籍文章，激愤地为张献忠“辩诬”，说“张献忠是从未乱杀人的农民起义领袖！”这种争论，互联网上尤其多、很热闹，证明张献忠仍是热点人物。但争论双方多为情绪发泄，史实甚少。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就是历史真相并不广为人知。虽然距今仅三百多年，但许多历史问题已模糊不清，充满“谜案”和神秘色彩。

现在《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出版，本书作者承诺悬奖十万元仍继续有效。

本书对张献忠的基本评价及研究突破

“不隐恶、不虚美”，是中国史家传统精神。研究历史，不能“先入为主”（先贴标签、定好框框）、“以论代史”（以评论代替史料根据）、“实用主义”（为现实需要而去演绎历史）……

过去的几十年中，一些研究者因为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需要，先将张献忠定性为不容人置疑的“农民起义英雄”，再寻求史料依据和“改造史料”，去曲解甚至伪造史料。对同一种文献，凡有利于张献忠的（如说其英勇善战、早期也不滥杀），就引用并充分肯定；但还是同一作者、同一本书中对张献忠暴行的记录，就回避或干脆说成是“污蔑”“反动”“狂吠”“走狗”“造谣”……他们完全不顾张献忠暴虐残杀的真实历史，千方百计地为张献忠屠杀行为“辩诬”，其做法产生的不良影响至今未能得以消除，如现在互联网上歌颂李自成、张献忠暴虐行为的言论很多，就常以某些著述为根据。

本书作者通过多年的阅读和研究，详细剖析张献忠的历史真相，其基本评价是：

（一）张献忠最大的历史作用是和李自成一起率领造反大军，推翻了腐朽不堪的大明王朝。

（二）张献忠智勇双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善用“诡道”的杰出军事家。

（三）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后，已彻底成为充满封建皇权思想、耽酒好色（有妃嫔三百名）的封建帝王。两年多时间，他不断在巴蜀大地“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尤其是在大西国的中后期，他的疯狂剿杀

让四川损失了近200万人口。事实表明，大西国和历代封建王朝并无任何本质区别，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政权”，同时张献忠也绝不是某些史学家所谓的“广大人民把他看作农民的领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草头皇帝”不但“治国无方”，其奢侈腐化、专横残暴，比秦始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不能把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基本灭绝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张献忠一人。除张献忠外，清军、南明残军、各地方武装、“摇黄”土匪、吴三桂叛军等也曾乱杀人、大破坏。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乱，以及瘟疫、虎患、灾荒……使明末清初的四川逐步濒于毁灭。

以上结论，绝非凭空而出，而是建立在大量史料研究基础上的。

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课题，本书作者以数年时间潜心阅读各种史籍，并在四川各处实地考察。应强调的是，本书并非仅仅停留在简单描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抽丝剥茧步步深入，在诸多方面有重大史料发现，较之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相信将引起各界读者的反响和关注。如《明史》等记载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历来被许多人嘲讽为胡编的“天文数字”，从而成为反证张献忠并未胡乱杀人的“钢鞭论据”。本书作者从古汉语知识和中国古代数学着手，论证这种记载并不是“拙劣而荒唐”，更不是什么“造谣”，解开了这一非常重要的历史之谜。

本书作者还花很大力气，将史籍中以中国农历记载的年、月、日，经查阅罕见的古代万年历，换算对应成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元历法，以利于读者理解和专家学者研究。这在通常文史类书籍中是极少见的。

本书鲜明特色和叙事方法

第一，坚持“文史结合”的中国优秀史学传统。

历史著作，如果“摆杂货摊”一样平铺直叙地罗列史料，搞成干枯的“论文”式，对作者而言当然写作时更省事和简易，但将使读者感到非常枯燥乏味而难以“卒读”。从1980年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及“非虚构写作”。许多研究者，从过去“现代化”的枯燥理论、图表分析模式，回归到通过“叙事”(narrative)和细节再现的研究方法，即把读者引进历史“事件”中，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历史“事件”进行观察，注重“叙事性”和“文学性”。

这些西方“叙事史学”的“最新成果”，其实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这就

是司马迁《史记》留传下来的“文史结合”的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史学性和文学性堪称楷模。史学著作，要真正做到“文史结合”并非易事，因为这对作者综合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是否严谨而言，都是考验。

张献忠的历史谜案，是广大读者盼望了解真相的一种“大众历史”，不应只停留在学术殿堂，仅供少数专家学者小圈子内“研究”。如能把真实史料通过情景描写、人物活动和对话的文学叙事方式来解说，则生动得多。这就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倡导的“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

本书绝不故作高深、玩弄理论，同时更反对低俗化、信口开河。作者在作宏大历史叙述时，大致按时间（编年）顺序，在强调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量以鲜活的语言，把原本十分复杂、枯燥的史料，以生动而简明的情景化、细节化或以人物对话形式来表现；尽量使史料的真实性和描述的文学性相结合，所述历史不干瘪枯燥，而是有血有肉、真实而鲜活；尽量使本书“大俗大雅”，即学术性、严肃性、故事性、通俗性的完美结合而达到“雅俗共赏”。

第二，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注释标明史实出处。

（一）本书极具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本书所述内容，都有严密的史实根据，广征博采正史、野乘、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本书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以注释以标明资料出处。通过本书严谨注释，读者将明显发现：本书中情景化、细节化、人物对话，并非凭空虚构。一些是史料中原有的，作者将其译成白话；一些只是将史料中枯燥的叙述方式，转化为较生动的改写而已。但在关键、重要的部分，作者则更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原始性、学术性，绝不因“文采”而妄加改动。

（二）本书注释所引典籍的原则：

1. 本书注释非常严谨，基本上都完整标明了所引典籍的出版社、出版年、页码，重要之处还有原文实录，这将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极大方便。
2. 古籍的版本很多，各版本文字内容及校对、标点等常常各有错讹之处。本书作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根据所引文字内容，都择其善者而引。
3. 为便于读者找寻所引典籍来验证本书，参考书籍尽量以出版时间较近、发行量较大、容易查找为首选标准之一。
4. 根据通例，正文如果引录典籍原文，则直接在注释中标明“书名—出版社—出版年—页码”；若正文所述为根据典籍原文解说或翻译成白话，而非直接引录典籍原文，则注释前通常再加“参见”二字，使读者一目了然心中有数。

总之，作者尽力使本书不仅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也使之具有《史记》那种“纪传体”和“传记文学”特色，即用文学描写手法，艺术地再现那段大动荡、大毁灭的真实惨烈历史“画面”，尽量使本书能成为通俗的“大众读物”。

本书还附录有《有关张献忠的相关文献史料》。读者不仅可从中了解作者著书立论的根据，还可供各界人士进一步研讨张献忠作为重要参考，并以之判断本书作者对张献忠历史真相的研究是否正确。

至于这本书能否达到以上目的，尚望各界读者不吝教正。

目 录

开卷语

第一章 明朝末年的四川

一、蜀王府的黄昏 / 003

大明朝的十三个蜀王 / 003

“老皇城”的历史烟云 / 006

大煞风景的宠妃和忠臣 / 009

二、“都会府”内外的臣民 / 013

藩王排场和狗皮道士 / 013

四川巡按和巡抚 / 016

朱家皇室昏梦难醒 / 020

欧阳直痛说末世怪状 / 023

三、古城中的外国传教士 / 026

利类思初入四川 / 026

安文思获允入蜀 / 030

青羊宫中的道士 / 032

数千僧、道“游行示威” / 037

吴继善等官员保护传教士 / 040

第二章 血染长江重庆失陷

一、复杂人物张献忠 / 045

- 难以理清的张献忠身世 / 045
- 随军“营妓”和“阴门阵” / 049
- 大西军湖北收揽人心 / 052
- 一个军师和四个义子 / 055
- 英勇善战和残忍暴虐 / 059
- “酗酒耽色”残害妇女 / 063

二、改朝换代巴蜀震动 / 066

- 锦江凄凉送行陈巡抚 / 066
- 崇祯上吊噩耗飞传 / 069
- 穷途末路“都会府”哭丧 / 071
- 迁臣死阻蜀王“监国” / 074

三、忠州葫芦坝屯兵三月 / 077

- “剽悍亡命”和“狡而多计” / 077
- 确定对川人的软硬两手 / 079
- 行军扎营独创妙法 / 082

四、重庆顽抗后失陷 / 084

- 巴山夜雨佛图关 / 084
- 大西军攻陷重庆城 / 087
- 忠臣血染较场坝 / 091
- 活剐瑞王和尽诛官绅 / 094
- “割耳鼻、断一手”和“屠城” / 097

第三章 张献忠大西国的建立

一、风雨飘摇古蜀都 / 101

- 龙巡抚接手“烂摊子” / 101

昏王庸臣临阵磨枪	/ 103
大西奸细潜入成都	/ 105
军民愤怒阻止蜀王外逃	/ 108
两县令眷属生离死别	/ 111
二、攻城三日成都陷落	/ 114
烈焰冲天攻入成都	/ 114
八角古井蜀王自尽	/ 118
含羞忍耻宠妃惨死	/ 120
三、明臣血染大慈寺	/ 123
侥幸中止的中园屠杀	/ 123
刘士斗热血溅佛殿	/ 125
死难忠臣和逃生将军	/ 128
四、“大西国”国号和“大顺”年号之谜	/ 131
登基大典如逢场作戏	/ 131
谶语“遇顺则止”和国号的谜团	/ 134
承天殿诏封文臣武将	/ 136
“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	/ 140

第四章 根基难稳的大西国

一、征川北讨伐李自成	/ 144
并非张飞显圣救保宁	/ 144
谁塑的梓潼张献忠神像	/ 148
绵州新创“灌银水”死刑	/ 152
二、巴山蜀水的反叛	/ 155
“忠贞节烈”的怪闻、奇闻	/ 155
建国之初一度争取民心	/ 158
三、两县令眷属凄凉逃川南	/ 162
无可奈何两家分道扬镳	/ 162

残忍妄诞的反张“义师”	/ 165
四、礼部尚书吴继善之死	/ 168
张献忠的“骂娘”诏书	/ 168
别有用心举荐传教士	/ 171
吴继善全家的惨死	/ 174
大西皇帝的“反社会型人格”	/ 177
五、南明势力在四川的死灰复燃	/ 180
王应熊、樊一蘅誓师遵义城	/ 180
双方拼死拼活、斗智斗勇	/ 184
反抗大西国者风起云涌	/ 188

第五章 治国无方的大西皇帝

一、骇人听闻的各种酷刑	/ 193
杀江鼎镇、龚完敬两尚书	/ 193
“强盗逻辑”和装神弄鬼的“天书”之谜	/ 196
是“农民英雄”还是“封建帝王”	/ 199
“剥皮酷刑”和“手掌记功”	/ 203
二、“杀鸡取卵”一样的“打粮”	/ 207
“流寇”本质的“打粮”劫掠	/ 207
多少粮饷才能供养张献忠百万大军	/ 210
三、“非帝王之器”全靠杀人树威	/ 213
汪兆龄怂恿“杀人树威”	/ 213
严酷的“军事化”管制和“保甲法”	/ 218
四、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屠杀读书人事件	/ 222
大西国首次“科考”闹剧	/ 222
秀才颜天汉“里通外国”成为导火线	/ 224
军事惨败导致仇视读书人	/ 227
屠杀读书人事件详情	/ 229

究竟杀了多少读书人 / 233
侥幸逃生者和乱杀扩大化 / 236

第六章 屠杀“七亿人”的历史谜底

一、大西皇帝身边的外国传教士 / 239
张献忠亲谈为何憎恨四川人 / 239
张献忠对天主教的态度 / 242
传教士亲历成都大屠杀 / 244
传教士的记载印证了中国史籍 / 248
二、张献忠声称“不留毫末贻他人” / 253
屠杀由成都向各州县扩展 / 253
张献忠疯狂变态和部众复杂表现 / 256
三、“六万万”和“七亿”的历史误读 / 258
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 / 258
史籍中“共杀男女六万万”不是造谣 / 261
张献忠杀了近二百万四川人 / 264
四、“五马先生”亲历州县的大屠杀 / 267
从“兵不甚扰民”到滥杀无辜 / 267
目睹大西军残酷“草杀” / 270
掳入虎口后的所见所闻 / 273
逃离“鬼门关”惊险万状 / 276
亲历者们关于暴行的相同记录 / 278

第七章 张献忠死亡真况全记录

一、欲离四川“江口”大败 / 282
穷途末路欲离四川 / 282
为什么要大规模屠杀部下 / 284

东走“江口”折戟沉沙	/ 287
二、末日疯狂摧毁成都古城	/ 290
青羊宫中张献忠凄惶拜神	/ 290
血腥“屠城”和军眷“尽皆杀绝”	/ 293
张献忠为什么要烧光、杀光	/ 296
张献忠“藏宝”之谜	/ 298
后人寻觅“藏宝”的悲喜剧	/ 301
三、破解2016年“江口沉银”迷案	/ 303
2016年10月14日中国爆出重大热点新闻	/ 303
金印上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是谁?	/ 306
四、圣谕碑、七杀碑之谜	/ 309
一路滥杀和大西皇帝的圣谕碑	/ 309
“七杀碑”是怎么一回事	/ 313
五、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屠杀部下暴行	/ 316
顺庆浩劫后疯狂屠杀部下	/ 316
张献忠是“抗清”民族英雄吗	/ 320
六、传教士陪伴大西皇帝的恐怖日子	/ 323
将进鬼门关的外国传教士	/ 323
张献忠眼里的“海外方士”	/ 325
七、张献忠魂断西充凤凰山	/ 328
大西骁骑营都督刘进忠降清	/ 328
清军昼夜疾驱三百里奇袭	/ 331
张献忠死时的细节和准确日期	/ 334
八、大西残军南逃贵州、云南	/ 338
刘文秀拼命破重庆绝处逢生	/ 338
遵义杀汪兆龄再走云南	/ 341
九、利类思、安文思九死一生的结局	/ 347
落入清军之手几乎饿死	/ 347
到北京后的灾难和最后归宿	/ 350